

凉山州是我国“三区三州”深度贫困地区之一，会师冲刺的步伐正在加快

啃下“硬骨头” 会战大凉山

新华社成都6月11日电(记者谢俊、黄毅)5月下旬以来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进入了雨季。布拖县乐安乡党委副书记木乃什古，担忧着正在建设的洛恩村安全住房路面质量。“昨天水泥路面刚抹平，就被夜雨打得稀烂，今天干了一上午才补回来，工程质量不能降！”

凉山州是我国“三区三州”深度贫困地区之一，脱贫攻坚必须啃“硬骨头”。由于基础条件差，加上受疫情影响，原计划收尾的一些建设项目的进度亟待赶上。就像洛恩村，它距离布拖县城仅30公里，但道路坑洼注洼，有的坑要吞进去大半个车轮，建材车辆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；建材又吃紧，困难很大。

木乃什古从300公里外的会理县拉回5.2

万块砖，雨后道路打滑，砖车进不了村，只能靠人力搬运。“人最缺，有的乡开出每人每天400元的工钱都招不到建筑工。”木乃什古说。

急如星火，凉山州各级党委政府发出“火线驰援”的号召。一批又一批队伍赶来会师，加入脱贫攻坚战。

包工头余兴民在德昌县包了个修鱼塘的活儿。向鱼塘主道歉后，他拉上10个兄弟来到洛恩村，带头当起泥工。

“德昌县所有建筑公司都响应号召驰援布拖县，仅洛恩村就新增200多人。”“驰援突击队”成员之一的高志康说，“来之后我瘦了8斤。”

木乃什古又喜又愁，喜的是人力够，愁的是调度难：几百人来自不同地方，自己睁开眼就要去协调工序。天天凌晨4点睡7点起，“80后”

的木乃什古长出不少白头发，看上去像50岁，感冒了只能自己吞几片药，嘴巴起了大泡，声音长时间嘶哑。

灌浆设备进不来时，突击队员排成行，灰浆桶在手与手之间像流水线一样“接龙”传递，抢出效率。

截至5月30日，布拖县贫困户安全住房已建成8380户，完工率达100%。

布拖县拖觉镇老吉村外劳动的人群里，60岁的彝族妇女阿依像年轻人一样，拎着水桶小跑着，在初平整的蓝莓基地里把石块捡出来扔掉。

阿依和80多名村里乡亲一起，在家门口为蓝莓基地劳动，每天每人能挣80元，此外还有土地流转金和分红。没有人再愿意坐着

看，大家争先恐后，只一会儿工夫，地里的碎石块都被捡干净。

“没有碎石头，土地就能进行机械化耕作。”现场负责人刘邹青说，这块占地3600亩的高原蓝莓基地由四川省江油市援建，计划到6月上旬，首批上千亩蓝莓就要开始种植。该项目总投资4500万元，建成达产后，年收入约8000万元，将惠及布拖县70个贫困村、万余名贫困群众。而在消费端，电商平台不断搭桥，浙江省丽水市也组织了多家公司前来，启动消费扶贫。

会师冲刺的步伐越来越快，贫困发生率居全国前列的布拖县正在脱胎换骨。一双双手不辞辛劳，为脱贫攻坚补上最后的“拼图”。

『一个不能少』，让辍学的孩子重返校园

云南脱贫攻坚总攻中『控辍保学』记略

新华社昆明6月12日电(记者李自良)古启生，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日者镇中学初二学生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，他只身前往广东打工。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打工几个月后，日者镇干部与学校老师来到他打工的工厂。在镇干部和老师的劝说下，他又回到了学校。

“学不可以已”。按照高质量脱贫的要求，云南省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以“一个不能少”的要求开展控辍保学专项行动，截至目前，劝返辍学学生16058名，劝返率达97.10%，其中贫困户学生4512名，劝返率达98.95%。

排查：下最大决心摸清底数

历经多年义务教育的普及，适龄儿童失学、辍学者已经不多。但到底有多少人失学、辍学？是些什么人？即使到2019年的上半年，云南教育部门仍然“心里打鼓”。

其中缘由：客观上，云南山高谷深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，失学辍学的动态情况不易掌握；主观上，按照脱贫攻坚“零辍学”“零失学”的硬性考核要求，“报告问题就得解决问题”，一些地方掌握了真实情况也不敢上报。

这怎么行？云南省委、省政府主要领导指示批示，提出明确要求：教育是扶志扶智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，必须不折不扣抓好教育扶贫，抓好“控辍保学”；抓好“控辍保学”首先得摸清底数；要让各级领导干部认识，发现问题、查清问题是好事，是解决问题之始，不要怕问题、捂问题；绝不能让“控辍保学”成为脱贫攻坚领域的“灰犀牛”事件。

“抓实抓好‘控辍保学’工作，要把情况搞清楚，把措施搞清楚，把事实搞清楚，做到对事实负责、对政策负责、对工作负责、对事业负责”，云南省委分管领导明确要求。

一场动员规模和动员力度空前的查底数行动就此开始。在压实责任的基础上，云南省按照“不漏一人”的要求开展入户走访，县、乡、村开始了全面“四查三比对”的大排查。

“四查”指的是查户籍、查学籍、查学生、查建档立卡贫困户适龄儿童数据。“三比对”指的是用户籍与学籍比对适龄失学人员、用学籍与实际在校学生比对辍学学生、用学籍与扶贫数据库比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失学辍学人员。

全省辍学、失学学生底数查清：需要劝返学生16537人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560人。

劝返：无论“岔”得多远，务求“迷途知返”

在摸清底数的同时，云南省部署了对失学、辍学儿童“劝返”的要求：突出“应劝尽劝”“一个不能少”，让辍学的孩子重返校园。“劝学”有几个“标配”步骤，即“四步法”：

第一步是宣传教育。对一时犯糊涂不让孩子读书的家长和不爱读书的孩子，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、明之以法，讲清读书重要的道理，做好失学辍学学生及家长思想工作和法治教育。

第二步是责令改正。明确学生家长作为监护人有完成孩子义务教育的责任，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，直至送孩子返回校园。

第三步是行政处罚。对宣传教育和责令整改仍拒不履行义务的家长，由乡镇人民政府予以行政处罚，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，限时整改。

第四步是强制执行。对责令不改的失学、辍学儿童家长或非法用工个人、单位，由检察院提起公诉“官告民”，法院判决后依法强制执行，形成震慑效应。

针对辍学学生务工工地广泛、分散，部分辍学学生或家长不愿告知地址等情况，丘北县在各乡镇分别组建劝返组，精心准备，“点对点联系”，逐一把在外打工的适龄儿童全部劝回。

巩固：让孩子无忧无虑学习

孩子家长参与学校食堂、卫生等后勤工作并领取报酬，与孩子共同生活，并与孩子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。在学校操场上，学生、老师、家长一起参加校园活动，其乐融融。

这是普洱市镇沅县按板镇中心学校的一幕。为了让劝返回校的6位学生“留得住”，学校根据6位学生的特点专门在学校设立了公益岗位，让家人在公益岗位上工作，同步与孩子一起教育学生，“公益行动，家校共育”。

失学、辍学情况多种多样：有孩子过早辍学外出打工挣钱的，有家庭漠视、放任的，有早婚早育观念影响的，不一而足。在“劝学”后，复学稳定成为检验“控辍保学”成色的又一环节。

政策保障。实施“三免一补”、中职资助、教育扶贫救助基金等政策，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落实好教育补助，确保绝不出现“因经济困难而辍学”的现象。

特色教学。落实“一校一案”“一生一策”，实行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，为劝返辍学学生提供个性化、多样化、实用性的教育，根据学生情况安排随班就读、特校就读或送教上门等教育方式。

心灵关爱。针对易辍学生厌学情绪浓、心灵脆弱，极易产生“二次辍学”的问题，开展师生结对关爱，强化对在校生的、劝返生的贴心关注，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和学校的温暖。

曾经失学、辍学的孩子回来了，安心地坐在教室里学习文化知识。

老支书的两桩心事 终于放下了

新华社记者陈俊、宗巍、金津秀

这个夏天，在中朝边境附近的水口村，困扰了老支书金光秀许多年的“两桩心事”，终于放下了。

金光秀所在的吉林省图们市月晴镇水口村是个典型的朝鲜族村庄，依山傍水，土地肥沃，300多名村民中98%是朝鲜族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村里年轻人纷纷远赴韩国打工。金光秀1998年开始担任村支书时，外出打工人数达到高峰，占到全村总人口的80%，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。房子年久失修，大片耕地不是闲置就是承包给外来户，村民生活少了稳定保障。“空心化”、村委会后继无人，就像两块巨石，压在金光秀的心头。

2010年冬天，决心“再也不能这样下去”的金光秀带领村民成立了延边州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专业农场。“开始只有两台拖拉机，但大伙儿干劲足。”金光秀说。

如今的水口村，灰瓦白墙，院落整洁。在村中一片空地上，整齐排列的一辆辆大型农机，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发展。全村150公顷耕地全部实现机械化作业。村里还建起加工车间，水稻收割后在村里就能进行加工、包装。

近年来，当地政府打造农业品牌，水口村大米的名气也越来越大。上海、北京等地的企业来到村里谈合作，“水口牌”大米销售到北上广，每公斤能卖到十几块钱。而拿到惠农补贴、土地租金和分红收益的村民，腰包越来越鼓，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。

“走的人不想回来，一是嫌弃村子破，二是担心没事做。”金光秀说，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，当地政府瞄准精准扶贫发力，持续改善村容村貌，既让留下的村民过好日子，也吸引在外的人返乡。在当地政府多项政策支持下，累计投入1000多万元改造水口村的住房、道路，新建了门球场、篮球场，铺设了地下排污管网，家家户户用上抽水马桶。

63岁的金今烈在韩国打工十几年，得知家乡越来越好，前年回村开了烧烤店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烧烤店生意红火，每到周末一桌难求。烧烤店火了，金光秀每天接的电话也多了。今天生意怎么样、来了几桌客人……一些在韩国打工的村民纷纷向金光秀打听。几年间，像金今烈一样回村的人多了。除了烧烤，有的已经搞起养殖，有的准备开豆腐店，还有的看到回村的人多了就打起超市的主意……村里项目越来越多，还相互配套发展，金光秀的这桩心事算是放下了。

在烧烤店外的院子里，图们市副市长孙东升与金光秀商量起村里的发展。孙东升说，水口村的变化是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统筹发展的生动写照，随着村子变美，产业增多，村委会年轻化也要加快推进。

今年61岁的金光秀，这些年一直是村里“最年轻”的党员。村委会成员整体年龄偏大，还找不到年轻人接班。如今，外出的人回来

了，年轻人的身影也多了。

等孙东升说完，金光秀拍了拍身旁小伙子的肩膀，介绍说：“他叫崔京男，是名‘85后’，三年前从北京回到村里，现在是下一届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。”皮肤黝黑、个头高大的崔京男对村里情况已经很熟悉。他说，水口村距离图们市十几公里，基础设施不比城市差，乡村旅游潜力大，大米也打出了品牌，发展后劲十足。

前些天，崔京男和金光秀开始谋划新项目，准备把一些闲置房子改成民宿。得知村里的规划，几个在韩国打工的村民也主动提出要拿自家房子参与。看到年轻人的想法产生了积极效果，金光秀打心底高兴。

春耕过后，水口村也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。绕村水渠流水潺潺，水中秧苗茁壮生长，一度因为没有年轻人陷入困境的村子焕发蓬勃生机。老支书的“两桩心事”终于可以放下了。

新华社长春6月12日电

希望从五湖小组走向五湖四海

李小波易地搬迁下山记

新华社昆明6月12日电(记者杨静)年少时的李小波，希望自己不再饿肚子。成家后的他，希望孩子不要像他被迫辍学。搬迁后的他，希望能从五湖小组走向五湖四海。

希望一直是有的，但改变却在近年才发生。年仅37岁的李小波近5年经历的是他祖辈都未曾想过的世界，生活条件、发展观念等都发生了转变。而这源于一个艰难的决定：易地搬迁。

李小波生活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巴河乡托坪村，这是一个位于高黎贡山上的怒族村落。山上的生活几十年如一日，村民住在木板搭建的房屋里，陡峭的山坡上仅能种玉米、土豆、核桃等作物。

“能吃上玉米饭就不错了。”李小波说，过去仅有的改变，就是房顶的茅草变成了石棉瓦，不用因缺粮，担心火塘熄灭被冻醒。

山外很多人都觉得，这样的山上生活不值得。但村干部2016年动员大家搬迁时，却遭

遇“当头棒”。“不愿搬、向我们吐唾沫。”村委会主任王小波对做搬迁工作的场景依然印象深刻。

虽然山上的住房、饮水安全都存在，但日复一日重复劳动反倒让他们感到踏实。“收入从哪里来，山上的产业怎么办？”这是群众问得最多的问题。扶贫干部用老师不愿来、外村姑娘不愿嫁等案例来做群众思想工作，还带他们去周边安置点考察，让大家知道生活的方向。

“动员过程不容易，但大家还是同意搬迁。”驻村扶贫第一书记和锐说，搬迁项目建设启动后，村里的小孩回家路过建设点都会停下来看看，还问家长何时搬下来。

去年初，位于托坪村委会五湖村民小组的搬迁点正式建成启用，这个与乡政府仅一江之隔的搬迁点是村里最好的地段。来自托坪村、普洛村、架究村、果科村的163户群众至此告别木板房，搬入整洁明亮的新家。

一排排黄色外墙的楼房成为峡谷里显著的标识。搬家当天，李小波的儿子李欧凯非常开心。在山上拍球总担心皮球滚下山，有时捡球比打球的时间还长。现在搬迁点有他想要的篮球场，晚上都可以打球了。

“弟弟妹妹已经不愿回山上去了。”10岁的李欧凯说，自己有时候还和爸爸上山干活，但新家有了独立的卫生间，离学校也更近，还能骑自行车，还是山下更舒服。

下山后的李小波身份多了起来，觉得每天时间都不够用。作为生态护林员，他要负责巡山护林。最近他在扶贫车间学习竹编，逐渐学会竹编“福”字和竹编玫瑰。而妻子学会了用草果秆编织工艺品，还成了扶贫车间管理员。

“收入上来了，山上的产业也不能丢。”李

小波说，扶贫干部为他们配置了草果、花椒、茶叶等产业，去年草果收入超过一万元。

72岁的四玛张是李小波的母亲。四玛张说，有了好政策，才吃上了大米，好时代比火塘还温暖。

到去年底，托坪村有119户贫困户实现脱贫，全村贫困发生率从65.24%降至0.59%。

王小波认为，贫困发生率下降的背后，其实是中间一代人迈出接触学习新事物、适应新环境的艰难一步。

如今，托坪村群众已告别封闭，融入五湖，并随着奔涌的怒江，去到更远的五湖四海。搬迁后，村里已有4户娶了媳妇。在此之前，村里有5年都没办喜事。

“五湖就是我们的家。”李小波说，希望未来能有一条上山的机耕路，让我们的产业也能顺畅地向五湖四海，把自家发展好，把家园建设好。